

郭宝昌 著

宅门逆子

——走出“宅门”的爷



郭宝昌“宅门”小说系列 之二

郭宝昌 著

宅门逆子



——走出宅门的爷

作家出版社

2002.1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宅门逆子/郭宝昌著. —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2. 1
ISBN 7-5063-2267-6

I. 宅… II. 郭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91785 号

宅门逆子 - 走出宅门的爷

作者: 郭宝昌

责任编辑: 王宝生

装帧设计: 曹全弘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iaclubanshe.com>

印刷: 2207 工厂

开本: 880×1230 1/32

字数: 400 千

印张: 15

插页: 4

印数: 001-20000

版次: 2002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2267-6/I·2251

定价: 25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宅门逆子



宅门逆子

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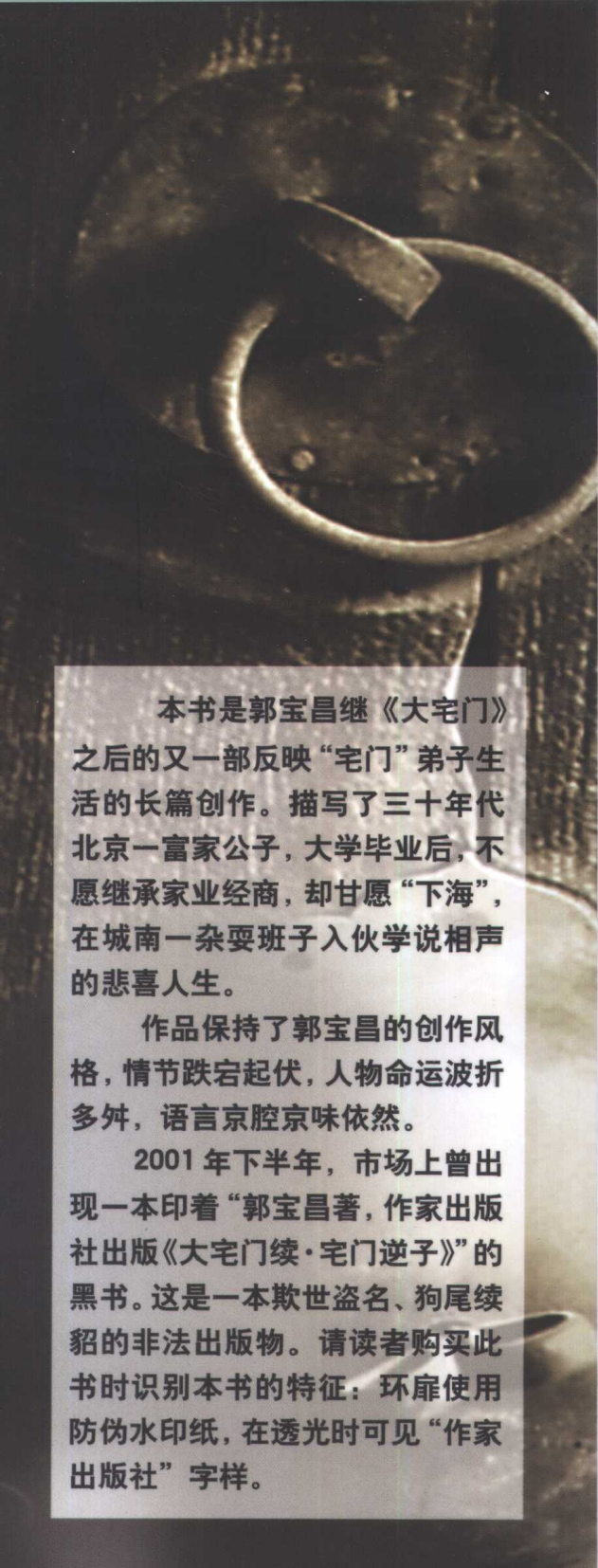
book.com

宅门逆子



宅门逆子





本书是郭宝昌继《大宅门》之后的又一部反映“宅门”弟子生活的长篇创作。描写了三十年代北京一富家公子，大学毕业后，不愿继承家业经商，却甘愿“下海”，在城南一杂耍班子入伙学说相声的悲喜人生。

作品保持了郭宝昌的创作风格，情节跌宕起伏，人物命运波折多舛，语言京腔京味依然。

2001年下半年，市场上曾出现一本印着“郭宝昌著，作家出版社出版《大宅门续·宅门逆子》”的黑书。这是一本欺世盗名、狗尾续貂的非法出版物。请读者购买此书时识别本书的特征：环扉使用防伪水印纸，在透光时可见“作家出版社”字样。

第一章

北平，自从蒋介石在 1928 年迁都南京，这北京就改叫北平了。

1931 年的深秋，北平人正忙活着添秋膘儿呢，日本人却在东三省占了沈阳城。北平人着实吃了一惊，可没几天心里就又踏实了。沈阳，还远着呢；再说，一个小日本儿能掀起多大的浪，弄得了老中国？于是，该吃的吃，该喝的喝，该玩儿该乐的，还得接着玩儿乐。这不，谢家正忙活着给老爷子谢辅臣办六十大寿呢。

谢辅臣是京城有名的银行家，北平、天津几个银号开着，财源茂盛，如日中天。一妻一妾，长子益斋已经在公司接班；二子益民在济南财政厅做厅长；三子益亭是二太太所生，大学刚毕业，在公司里挂了个名儿却从不正经办事儿，整个儿一个不务正业的少爷。家里正忙着布置寿堂，搭戏台，忙得管家孟二不亦乐乎。可这位三少爷又不知道上哪儿去了，老爷子不高兴了，一家人正从廊子走进正厅。

谢辅臣面带微愠地：“怎么不见益亭，他又上哪儿去了？”

孟二为难地：“三少爷……吃完午饭就出去了。”孟二怕老爷再问忙又打岔：“遵照老爷的意思，明儿的堂会请了德燕班的什样杂耍，开口乐、老座钟、白牡丹都请到了，虽说是个小班子，可活儿比大班子不差。”

谢辅臣：“嗯，我不过是想换换口味、客人都请到了？”

孟二：“请到了，总共六十几位。”

益斋在一旁忍不住了：“这是什么日子，益亭还满世界乱跑？！”

爸爸六十大寿他不知道吗？”

二太太是个管不住自己儿子的人，她不顾大喜的日子惹老爷生气，忙走上前为儿子辩护道：“他说他去公司看看，一会儿就回来。”

益斋不高兴地回了一句：“去公司找他的人早就回来了，他根本没去公司。”

谢辅臣一愣：“那他上哪儿去了？”

益斋：“那得问二太太，连自己的儿子都管不了……”

一听这话，大太太忙过来打圆场：“益斋，怎么这么和二太太说话！”

二太太委屈地：“我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！今儿晚上要给老爷子暖寿，我是和他交代过了的。”

益斋愤愤地：“一天到晚不务正业在外头鬼混，毫不顾忌自己的身份！”

谢辅臣：“怎么回事？是不是又去……”

大太太忙又道：“算了算了！孟二，赶快再派人去找！”

“是！”孟二说罢忙向门外走去。

天桥。永远是那么有序的乱哄哄，摆地场子鳞次栉比。德燕班在东南角儿的边儿上，用席棚子围起一个不大的场子：一圈儿的长条凳，有站着的坐着的，二三十位观众正在看三崩子和大马猴演的双簧。

谢家的三少爷谢益亭和一起毕业的女同学——得意居饭馆老板的女儿张素馨，坐在前排乐不可支地看着。这些摆地场子有时会说说些黄段子或粗言秽语，所以一般不大欢迎堂客进来听，这位张素馨小姐就来了个女扮男妆，戴着一顶学生帽，穿了一身学生服。

场边儿坐着开口乐、老座钟、管事的王六，以及宝义、宝信、宝诚等人都在候着上场，唱大鼓、单弦儿的白牡丹和黑牡丹也来了，两个人是来送饭的，正忙着端茶倒水。

双簧一下场，益亭、素馨使劲儿地鼓掌，伙计拿着筐箩下场子打钱。

伙计端着小筐箩，边走边说着：“求各位帮忙了，多少您赏俩，

求求各位凑两斤棒子面儿钱，谢谢您……谢谢您赏钱……那位别动，不跟您要钱……没钱不要紧……谢谢！没钱不要紧，站脚助威帮个人场……谢谢啦……”伙计刚走到一中年汉子前，只见那中年汉子站起身就跑了，伙计故意大声吆喝道：“别拦这位爷，这位爷家里有事，媳妇跟人家跑了……”

益亭和张素馨都从兜里掏出钱。伙计走过来，二人将钱扔进小筐箩。

益亭将一块大洋扔进。伙计一愣：“这位爷，您这可是一块大洋！”

益亭：“怎么了？嫌少？！”张素馨忙捂着嘴乐了。

伙计回身大叫：“这位大爷赏大洋一块！谢谢啦……”

场边的白牡丹、开口乐、老座钟等人全都一愣，忙往这边看。

白牡丹轻声对身边的开口乐道：“舅，您瞧见没有？这位爷差不多天天都来。”

开口乐：“是位听主儿，出手够大方的。”伙计打钱声咣——咣——不断传过来。

老座钟扭过头向着开口乐：“寿林，该咱们了。”说罢二人站起身来。

开口乐、老座钟上台站定，向下一鞠躬，开口乐先唱《太平歌词》：“世态炎凉看红尘，荣华富贵似浮云。留得一身豪气在，惊天动地泣鬼神。”台下一片叫“好”声。

老座钟搭口道：“您辛苦，老没见了，家里都好？”

开口乐：“托您福。”

益亭、张素馨仰头听着。

老座钟：“老太太好？”

开口乐：“好。”

老座钟：“弟妹好？”

开口乐：“好。”

老座钟：“孩儿们都好？”

开口乐：“好。”

老座钟：“请问您贵姓？”

益亭、张素馨都笑了。

开口乐：“闹了半天您不认识我？我是开口乐呀！”

老座钟：“你为什么叫开口乐？”

开口乐：“那您为什么叫老座钟？”

老座钟：“我说相声，想叫观众在哪儿乐就在哪儿乐，跟钟点儿那么准。”

开口乐：“那您不如我，我说相声，只要一开口观众就得乐，不论钟点儿。”

益亭、张素馨又乐了。

天桥街市。袁贵一身短打扮，戴个礼帽，穿双皮鞋，手拿文明棍，一身不伦不类的打扮，在街上闲荡。

撂地场子里，开口乐、老座钟已说到尾声。

老座钟：“……人中就是鼻子下边嘴唇上边儿这道沟，人中长一寸，寿高百岁。”

开口乐：“人中长一寸就寿高百岁？”

老座钟看着开口乐：“啊！”

开口乐反问：“那彭祖寿高八百八，那人中就有八寸八啦？”

老座钟：“哪儿有那种人啊，人中八寸八，那脸得多长啊？”

开口乐：“要真成长成那样，那不是彭祖……”

老座钟：“那是谁？”

开口乐：“毛驴！”

益亭、素馨大笑，四周人也是一片笑声。听到伙计打钱的喊声，益亭手忙又掏钱。

伙计打钱到益亭前忙走了，去向别人打钱。益亭一愣，冲着伙计叫道：“嘿！你怎么不要我的钱呀？”

伙计回过头：“您刚才不赏了一块大洋吗？”

益亭：“刚才是刚才，我这不又听了一段儿吗？！”

一伙计走到益亭前点头笑道：“您赏那一块大洋够听三天的

了。”

素馨也搭话道：“算了吧，下一轮再给。”

益亭一板脸：“不行！一轮都不能拉，听完一段儿不给钱，我成什么人了？！”

伙计见状忙应着：“爷！我错了，我对不住您……”

益亭：“我可告诉你，你以后再这样，我可真跟你急！”旁边的观众看着，不禁笑出了声。

张素馨也笑了：“行了吧你，要钱不给的急，给钱不要还有急的！”

老座钟走来坐到益亭旁边，客气道：“这位爷，您别怪我们那位伙计，听相声的要都像您这么大方，我们可就发了财了。”

益亭：“我就喜欢相声，您那段《八扇屏》，我能一字不落地背下来，我听了不下十遍了。”

老座钟：“难得您这么赏识我，我这就伺候您这一段《八扇屏》。”

这时，谢府一仆人匆忙走到益亭前，俯身道：“三少爷，老爷、太太叫您赶紧回去呢。”

益亭抬脸看了家仆一眼，“知道了，等我听完这段《八扇屏》就回去。”仆人为难地站着不走。

素馨在一旁道：“行了走吧，你都听了半天儿了。”

益亭掏出一块大洋塞给仆人，不耐烦地：“去去去！找个地方喝酒去，我们听完这段儿就回去。”

仆人无奈地走了。

袁贵走进来，站在场子边上东张西望。

开口乐招呼道：“这位爷，您找谁？”袁贵也不答话，一屁股坐到白牡丹身旁。

白牡丹挪了挪位置，问道：“您找谁？”

袁贵歪脖看着白牡丹：“找你。”

白牡丹一愣：“我好像没见过您？”

袁贵：“这不就见着了吗！”

开口乐看出了来者不善，将白牡丹拉开坐到袁贵身旁，客气地问道：“请问您有什么事？”

袁贵拧着眉头：“你是管事的吗？”

开口乐：“您说。”

袁贵：“这个月的地方保护费怎么还没交？”

开口乐忙道：“交了。”

袁贵：“交谁了？”

开口乐：“朱千岁。”

王六和老座钟走过来紧张地听着。

袁贵提高了声：“告诉你们，打今儿起，这片儿地方归我管了，把钱交到我这儿。”

开口乐迟疑着：“那朱千岁那儿？”

袁贵：“你去问问那臭猪（朱），在我跟前说话他敢站着吗？他得跪着。”

开口乐：“就凭您这一句话恐怕不行，还是请朱千岁来当面说清好。”

袁贵翻了脸：“行啊你！你比我横，看这意思你们是不是不想在这儿混了……”说着站了起来，“好啊！我是不是找几个人来把你们这棚子拆了……”

王六忙走了过来：“这位爷，有话好商量，小的们眼拙，没认出您来，您是……”

袁贵：“袁贵！听说过袁贵吗？”

王六打着磕巴：“袁……没……没……”

袁贵瞪起了眼：“嗯？”

王六一下变了话：“没……没有没听说过的，都知道，袁大爷嘛，九城闻名……”

王六掏出几块钱塞给袁贵：“您买包烟抽，坐下边听两段儿？想听什么您点！”

袁贵指着白牡丹：“叫这小妞唱一段《王二姐思春》。”

王六为难了：“对不住袁爷，我们这撂地场子不上坤角儿。”

袁贵耷拉着眼睛：“我要听你就得上！”

王六低声下气的：“您不能坏了我们的规矩。”

“规矩?!”袁贵指着自己的脑门：“你看这是什么?”

王六疑惑地：“……您的脑门子!”

袁贵眯起眼：“上边写着什么?”

王六居然还认真的看了看：“上边儿……什么都没写呀!”

“规矩!”袁贵蛮横地：“我就是规矩!要你唱就唱!少废话!”
说罢起身向场上的座位走去。

王六忙走到白牡丹跟前：“白大姑娘，没辙了，上一段儿吧!”

白牡丹急了：“不行不行!这像话吗?!”

王六哀求地：“大姑娘!您就算心疼心疼我，咱们惹不起!”

白牡丹却要哭了：“真不行!这叫人知道了不笑话死我?!”

王六也急了：“大姑娘，求求您了，我给您作个揖，鞠个躬，我给您磕一个!”

王六说着就跪了下去，白牡丹忙上前扶住。

白牡丹：“干什么呀这是?!行了行了，我唱还不行嘛!”

王六忙不迭的：“哎哟活菩萨，那就快点儿吧!”白牡丹忙过去搬鼓架子。

开口乐走到老座钟前，愤愤地望着袁贵说：“哪儿对哪儿呀这是?!他是干什么的?我……”

老座钟：“挣了一天的钱全归他了?!王六，你太大方了。”

王六：“诸位爷小点儿声，街面儿上肯定出了事了，光棍不吃眼前亏。”

袁贵坐到了益亭身边。

白牡丹端着鼓走上台，扶弹弦的瞎子到椅子前，说了声：“坐。”瞎子坐下了。

益亭看着，奇怪地问道：“怎么回事?《八扇屏》改了大鼓了?”

袁贵：“我点的!”

谢家堂屋。酒席已经摆好，谢辅臣、益斋、大太太、二太太正在入座。二太太把孟二拉到门外小声嘀咕着。

谢辅臣坐下，看了看众人，问道：“怎么回事？益亭还不回来？”

孟二忙答道：“回老爷，找去了找去了，差不多该回来了。”

谢辅臣：“什么差不多！早该回来了，他到底上哪儿了？”

二太太：“我看别等他了，咱们先吃吧！”

谢辅臣生气地瞪了二太太一眼：“你看？！你看什么？！你总是护着他，他整天不务正业，你为什么不管？！”

大太太：“大喜的日子你又发火。孟二，再派人去找，快点！”

谢辅臣：“上哪儿找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！肯定又去那下九流的地方去了，家门不幸，出这种败家之子！都是你把他惯坏的！”谢辅臣指着二太太大发脾气。

益斋：“爸，这事儿不能全怪二太太，我看三弟有点儿走火入魔了！”

谢辅臣大怒：“孟二！你去！你亲自去找！找不回来连你也不用回来了！”

孟二一口气应承着：“是！是！我去！我去！”说着一溜小跑地走了。

撂地场子。白牡丹的《黛玉悲秋》刚唱了一半，袁贵走上前按住白牡丹前的鼓叫她停了。

袁贵：“叫你唱一段《王二姐思春》，你为什么 not 唱？”

白牡丹压着怒火：“不会！”

袁贵色迷迷地望着白牡丹：“不会？蒙谁呢？唱！”

白牡丹：“不会！”

袁贵拉长了脸：“存心扫我的兴！别惹我发火儿！唱！”袁贵又走了回去。

场下的观众都紧张地看着，谁也不敢说话，谢益亭和张素馨也没见过这个阵势，益亭耐不住了要上前说理，被素馨一把拉住了。

场子边儿忽然吵吵嚷嚷走进几个人，大家忙回头看。

高府的小簸箕和黄麻子走到场边王六跟前。这小簸箕是高府高伯太家守门护院的，一向横行乡里，无恶不作。

王六忙站起来招呼道：“哟，二位爷闲在，给您前边找个座儿？”

小簸箕：“没工夫。告诉你，明儿晚上高家太爷有喜事，叫你们应个堂会。”

王六：“哎哟，真不巧，明儿晚上我们应了谢府的堂会了。”

小簸箕根本不理睬：“那跟我没关系，明儿你们上我那儿去就是了。”

王六：“那哪儿成啊，一个媳妇许两家，我不是找挨骂嘛！”

小簸箕：“明儿是高太太的生日，你敢驳高爷的面子?!”

王六：“我不敢！可话不能这么说，你们两家都是爷，我谁也得罪不起！”

小簸箕：“我得罪的起！给脸不要脸，那好说呀……”小簸箕说着向台上走去。

小簸箕走到白牡丹前连推带搡，“下去下去！唱什么唱，今儿歇了吧！下去！”

益亭、张素馨、袁贵都是一愣，观众也都傻了。

小簸箕、黄麻子和一打手都走下场子撵观众。

小簸箕横着脸，吆喝着：“看什么看?! 今儿歇了，走走走，都给我出去！”

观众见事不妙都急忙溜走了，座儿上只剩下了益亭、张素馨、袁贵。

王六忙走过来拦小簸箕：“爷！爷！这不是砸我们饭碗吗?!”

“怎么着，明儿去还是不去?”

“您怎么不讲理啊，干什么也得有个先来后到啊!”

小簸箕瞪眼看着王六：“嗨——王六，你长脾气了，敢跟我讲理?!”小簸箕扬手要打。在旁看着的益亭终于按耐不住，大喝一声：“住手!”小簸箕一愣回过头来。

益亭大步走过来：“你想干什么?!”张素馨也紧跟上来。

小簸箕上下打量着益亭：“我想干什么轮不着你问，你是干嘛的?”